

# 新时代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使命、任务与展望<sup>\*</sup>

王铭玉 袁 鑫

**提要:**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我国外语教材建设任重道远。本文在分析新时代外语教材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使命、机遇、挑战与任务,并展望未来外语教材建设方向,期望能对国家外语教材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外语教材;使命;挑战;任务;展望

**Abstract:** It's the authority of a nation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a long-term arduous task.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ission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task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prospects concerned,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mission; challenge; task; prospect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23)06-0002-05

##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我国教材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强调加强教材建设和治理的紧迫性,紧密契合了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现实需求。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此后几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制定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和《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倡导和指导我国各级各类教材的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离不开高质量教材的支撑。面对多元文化交汇、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等新形势,外语学界有必要探讨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使命、机遇、挑战与任务,前瞻外语教材建设的发展愿景,以富有成效地依托教材开展外语教育教学、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国家外语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

## 2. 外语教材建设的使命

教材是课程教学的重要载体和依据。外语教材是语言文化输入的主要来源和知识及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是教学原理转化成实践的第一阶段(McGrath 2002)。Harwood(2010)认为,教材包括“以书面或音视频形式呈现给学生的文本及围绕文本设计的练习与活动”。

<sup>\*</sup> 本文基于 2023 年 8 月作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新文科背景下外语课程与教材建设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修改而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成就研究”(编号 22AZD006)的部分成果。衷心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王雪梅教授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提供的无私帮助。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将教材定义为任何语言学习者可以用于促进学习的材料。从这些定义可知, 外语教材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语言文化知识, 促进外语学习与文化习得。但是, 外语教材不仅是目标语言的载体, 而且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Gray & Block 2014)。教材是学生提高外语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教学资源, 也是培养其积极向上生活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Lei & Soontornwipast 2020)。新时代背景下,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 是凝聚人类智慧、承载民族记忆、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 回应党和国家关于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与诉求( 李化侠 2021)。现代外语教材采用文本、音频、视频等立体化多模态资源编写, 不仅是目标语国家语言文化知识的载体, 而且体现我国国家意志与核心价值观, 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世界文明的功能, 旨在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

教材建设关乎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 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 关乎全面育人目标的实现( 陈亚红, 李如密 2023)。外语教材作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基石, 对于培养国家急需的“一专多能、一精多会”外语人才至关重要。换言之, 外语教材建设对于外语课程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乃至国家文化安全维护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徐锦芬, 刘文波 202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笔者认为, 二十大精神明确了外语教材建设的目标定位, 凸显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发展方向: 外语教材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重心在于塑造价值观、培根铸魂; 外语教材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尤其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外语教材须对接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 注重智慧教材开发。结合外语教材建设的目标定位, 我国外语教材建设肩负着以下使命:

(1) 外语教材应体现国家意志, 传播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 特别应注重教材内容的思想性, 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

(2) 外语教材应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方面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 另一方面呈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及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成果, 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3) 外语教材应传授语言文化知识, 承载人类文化精华, 不仅传承人类文明文化遗产, 而且展现当今社会的发展水平。

新时代的外语教材建设应坚持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教学理念, 不仅体现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成果, 而且关注科学、哲学等各学科领域知识, 呈现跨学科主题, 反映社会面貌的新变化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确保外语教材既传承优秀文化又与时俱进, 真正符合高质量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

### 3. 外语教材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外语教材建设面临新机遇。首先, 外语教材建设工作受到充分重视。教材建设的国家事权地位得以确立, 教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功能将得到发挥。其次, 国家教材委员会提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课程教材, 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纳入教材。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课程思政的教材建设举措之一。第三, 外语课程教材编写队伍整体实力明显提升。高水平、专业化、传帮带的外语教材编写队伍是确保教材

质量的关键,其中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参与外语教材编写工作能为教材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四,国家教材体制机制建设得到强化,一系列配套举措相继出台。国家教材委员会于 2021 年组织开展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旨在发掘和推广优秀教材,表彰优秀的外语教材编写者、编写团队和研究者,进一步提高教材建设水平。教育部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提出了《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此理清教材建设和管理思路,明确重点任务,谋划教材建设实施路径,助推外语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教育部至今认定公布了 25 家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基地入选第二批基地,在外语教材开发和使用、教师培训、教材研究等方面将积极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

国家外语教材建设同样面临新挑战。首先,教材编写的体系性欠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学段外语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容重复、衔接不顺等问题,影响了课程教学和学生知识学习的递进性和连贯性。其次,教材质量有待提升。一方面,原创性高水平教材相对不足,有些语种专业仍然直接使用境外教材,未能结合国内外语教学特点和学生实际水平。这直接影响了外语学科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高质量建设水平(查明建 2023)。另一方面,教材的“梯度”不够明显,针对性有所缺失。同一本教材应用于不同学段、不同人才培养方案,甚至存在违背语言习得和课程教学原则、规律的问题(张文忠等 2022)。有些外语教材,特别是非通用语种教材内容相对陈旧;部分语种专业使用的境外教材中的文本、插图等对历史和文化的表述不够严谨,扭曲事实,与立德树人目标存在较大差距。第三,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教材治理体系构建尚未真正落实,致使教材体系未能充分发挥整体效能。第四,教材数字化转型的制约瓶颈未被打破,数字化外语教材的标准和规范尚需加快研制实施,数字化教材的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第五,教材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和教师的自发行为,相对零散而未形成规模,需要有组织、系统性开展。

#### 4. 外语教材建设的任务

面对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须着力推进实施外语教材建设的以下重点任务,多方协同联动,切实提高外语教材建设效率和质量。

(1) 注重外语教材的体系化建设。外语教材的体系化建设是外语人才培养的基础工作,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教材编写者和出版者应系统梳理分析现有大中小学外语教材,从教材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确保不同学段教材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配合,实现教材之间的有机联动和顺畅贯通。比如,外语教材思政内容一体化建设应依循连贯性、渐进性和立体化原则,在目标设定、素材选择、活动设计等环节保持内在逻辑性和关联性,系统落实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徐锦芬,刘文波 2023)。不同教育类型的外语教材,尤其是职业外语、特殊教育外语、“一带一路”沿线关键语种教材建设等应得到重视,真正实现协同育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外语能力需求。

(2) 提升外语教材质量。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和价值导向,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性问题的关键载体。一方面,应确保外语教材的思想性和价值观,在教材研发、编写和审查环节确保教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坚持科学性、梯度性等原则,根据不同类型院校、不同课程、不同学段的需求,依托各个领域方向专家学者的专业学识和智慧,打造内容编排科学、符合语言学习规律、适教宜学的高质量原创性教材,服务于

教学效率和教学满意度提升。

(3) 完善外语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必须坚定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深刻领会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规律,加速推动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立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赵颖 2022)。从教育部教材局、省市教育厅到各级各类学校,应系统建立涵盖教材编写出版各个环节的教材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教材审核工作机制,完善教材管理配套措施。学校应成立校党委书记、校长牵头的教材领导机构,建立教材审核专家委员会和教材选用部门,合理配置教材研究和教材工作人员,制定教材管理办法细则,切实保障教材建设与发展工作顺利推进。

(4) 推进外语教材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外语教材是实现外语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媒介和支撑。一方面,数字赋能外语教材建设,加强多介质、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形态外语教材研发,建立和完善多模态的课程教材、示范课例、资源案例等数据库,丰富教材体系资源。另一方面,创建教材使用登记、发展研究、专家管理、舆情监测、宣传教育等数据管理和使用平台,以再造教材管理流程,提升数字化外语教材建设和管理水平。数字化外语教材建设为智能化、个性化和定制化教学铺路架桥。

(5) 强化外语教材研究。外语教材研究是发现和解决教材问题、促进教材创新和教学革新的必要途径。在理论上,外语教材研究者应加强教材研究理论体系构建,借鉴外语教育教学相关理论,为教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入的探究视角。在实践上,外语教材研究者应能结合教师教学实际和学生学成效,使用适切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教材编写、使用与评价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服务教学改进和完善。2022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设立了高校教材研究中心,开展和促进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使用与评价研究。外语教材研究者可重点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基地等研究机构发布的教材研究课题指南,开展前沿性、体系化教材研究,产出科学性、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外语教材研究交流与发展。

## 5. 外语教材建设的未来展望

新时代我国外语教材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任重道远。未来外语教材建设应着眼于教材内容形式和方法创新,产出高质量外语教材,助力培养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首先,加大协同创新力度,做好外语教材的有组织建设。高质量的外语教材体系建设需要跨学科和跨领域合作。应充分发挥教育管理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专业出版社的协同作用,促进教材编写者、研究者与师生的跨学科、跨区域合作,打造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外语教材,促进优质外语教材资源共建共享。应注重开展一线教师的教材教学培训工作,提高教师的教材编写、使用和评价能力,为外语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活力源泉。再者,应强化外语教材的有组织科研,不仅加强世界外语教材库等基础教材资源建设,而且持续深化教材开发与使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动教材研究领域开拓发展。

其次,着重探索外语教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有效路径。作为大学、中学、小学各阶段学生学习的核心材料,教材不仅传递知识,更肩负着使学生汲取文化与价值滋养、形成国家认同的使命(高德胜 2019; 李太平,王峻琳 2019)。教材内容应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课程教材体系的中国色彩(靳玉乐,杨艺伟 2021)。未来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外语教材应更充分

地体现立德树人理念,将中国元素有机、有效地融入教材,通过文化呈现与对比等方式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实现教材的育人功能。

最后,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与潜能,将其应用于外语教材建设的相应环节。中国式教材建设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罗生全 2023)。数字赋能外语教材建设能够解决教材的难度和容量不当、选材多样性欠缺、中华文化内容不足、练习活动单一、配套资源不足且质量不高等问题(张虹等 2021)。数字化外语教材建设有助于开发利用更具互动性、个性化和多样性的外语教学资源,创新外语教材承载知识的呈现形式、学习方法和传播渠道,切实提升外语教材建设和外语教学质量。

#### 参 考 文 献

- [1] Gray J & Block D. All middle class now? Evolv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 case of ELT textbooks [A]. In Harwood N (e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Content, Consumption, Production* [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45-71.
- [2] Harwood 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ory and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Lei W & Soontornwipast K. Developing an evaluation checklist for English majors' textbooks in China: Focu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J]. *Arab World English Journal*, 2020, 11(3): 92-116.
- [4] McGrath I.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Design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Tomlinson B & Masuhara H.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2018.
- [6] 陈亚红,李如密.教材建设的美育审思及展望[J].教育学术月刊,2023(3):84-90.
- [7] 高德胜.“文化母乳”: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J].全球教育展望,2019(4):92-104.
- [8] 靳玉乐,杨艺伟.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课程论发展的历程、经验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8-47.
- [9] 李化侠.从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高度推进三科统编教材使用[J].课程·教材·教法,2021(6):73-74.
- [10] 李太平,王俊琳.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9):23-30.
- [11] 罗生全.教材建设的现代化格局与思路[J].课程·教材·教法,2023(2):17-20.
- [12] 徐锦芬,刘文波.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与路径[J].当代外语研究,2021(5):73-79, 120.
- [13] 徐锦芬,刘文波.大中小学外语教材思政内容一体化建设研究[J].外语界,2023(3):16-22.
- [14] 查明建.高等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学科专业体系建设[J].外语界,2023(1):2-6.
- [15] 张虹,李会钦,何晓燕.我国高校本科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调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1):65-75.
- [16] 张文忠,翟宇,王冬炎,刘浩,徐承萍,冯瑞玲.外语教育学视域下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概述[J].外语教学,2022(2):10-15, 42.
- [17] 赵颖.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10):56-69.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